

承安詩集

蘓靈題



李振棠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承安詩集

蘓靈題



李振棠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承安诗集 / 李振棠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60-6973-2

I. ①承… II. ①李…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148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夏显夫 张 瑛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瀚文文化
封面题字: 苏 灵
肖像作者: 陈筱青

书 名	承安诗集 CHENG'AN SHI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制有限公司 (台山市台城镇长岭工业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5.375 4插页
字 数	120,000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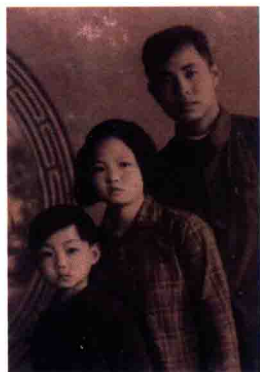
战士照（摄于1957年）



和妻子陈少明合影。



摄于20世纪90年代省警校办公室，时任办公室主任。



和妹妹李惠珍、
弟弟李振波合影（20世
纪60年代）。



应征服兵役，
摄于1957年2月1日
广州。



2006年花开的季节游加
拿大渥太华。



2013年7月30日和表姐夫蔡戊己、表姐陈璇玑游广东惠州博罗罗浮山。



部队“五七”干校炊事班，作者为后排右一；摄于1968年广西陆寮。



警校生活师生情谊深，作者为前排右二，右三为许煜坤老师，摄于1982年。



陪上级公干，摄于1996年春。



同行文坛三友，右一邓良球先生，右二黄俊先生，摄于2011年增城。



诗画坛老友苏灵先生，摄于2013年6月7日广州。



老家海丰三友，右一企业家林群先生，右二广州市人大退休干部、省劳动模范蔡超帮先生，摄于2013年7月3日广州。



——作者肖像——

九三年四月 星期三

癸亥年 正月十八日

四十六歲 叙懷

甘苦者易于磨忘，奔波坎坷中悟出了
人生之哲理。人者要為人，平凡中體現
不平凡。

光明在欣慰和歡樂中度过，歡樂給人
帶來振奮與追求，欣慰是無所不為的
哀鳴！對於人類之善世有益，對於良
心，振奮起來。

向着新主義的未來，振奮起來。

引 子

我的产业多么美，
多么广，
多么宽！
时间是我的财产，
我的田地是时间。

——录德国诗人歌德诗句

（1957年7月31日）

序

罗执廷

认识李振棠先生是在一次饭局，当时承他送了一本题为《追求》的个人创作集。说实话，当初并未准备翻开看。因为这么多年来搞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品读得实在不算少了，多多少少已产生了某种审美疲劳或厌倦：不要说一般作家的作品，即便是那些被热炒的名家之作我也提不起阅读的兴趣，除了时间、精力上确实顾不过来，也还因为有几回上当受骗的感觉在起作用。

但稍后的某一天，因为无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随手翻开了《追求——李振棠短篇小说集》（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任意挑了其中的一篇小说，一读，感觉还不错，接着又读了几篇，也觉得有些意思，最后竟把全部50余篇浏览完了。整本书翻下来，我竟没有疲累的感觉，相反倒还生出不少趣味感。这些作品能让我产生兴味，并非因文学技巧、想象力、思想力之类的东西——应该承认，这些文学的核心元素或重要标准在这位业余作者的笔下并不多见。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感到

了兴趣呢？是那种很“土气”但却极具真实感的东西，是那种笨拙的笔所不能掩盖的素材本身的意味。从性质和审美效果上说，这些小说近于绘画中的素描或白描，虽无绚丽之色彩却自有其天然的风味。按作者的好友所说，老李所叙之事比一般小说的虚构“更接近于现实人生”，“笔法写实、逼真，颇有纪实之蕴涵”（陈添营《序言》）。所以，尽管这些小说大多平铺直叙、视角单一、叙事匆忙，缺乏文学意义上的所谓感染力，读来却并不缺乏滋味。这其实就像吃农家菜，菜的卖相虽然不好，食材却绝对的新鲜和实在，滋味也绝对的醇厚，营养当然更不缺！我所说的“营养”是指这些作品通过人情世相、社会百态的素描而传达出来的作者的情感和价值立场，即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交织的各色人、事的命运遭际中所含蕴的某种情和理，它们是能够唤起我们读者的心灵回响，让我们在审世和自审中获得情感的净化和心灵的慰藉的。《追求》中呈现的世相百态，跨越半个世纪，涉及部队、公社、工厂、机关等众多场域，触及官场、商场、家庭等社会单元，囊括爱情、婚姻、犯罪等等主题。作者既有讽刺、批判又有赞美与同情，写法上略显笨拙、粗糙但又不乏戏谑、调侃之类的令人会心处。读完之后我感觉到，这本小说在反映社会现象方面是极富信息量的，不同时段的作品也各具鲜明的时代气息，简直可以视作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一部新《世说新语》。……当如今许多专业作家因囿于书斋和热衷于高产而陷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许多名家、大家频频抛出一些胡编乱造或者是自我重复的所谓名作的时候，我深深感到了业余作者创作的可

贵。他们不需要靠技艺或花招来取悦于读者，仅仅靠来自于真实生活的素材，就能够打动我们读者，给我们一种来自于生活本身的真实与厚重感。

几年后的现在，李振棠先生又将他的新作《承安诗集》放在了我的案头，嘱我为其作序。据他说，他原是想请几位著名的诗人、诗评家作序的，无奈都高攀不上，于是牛劲发作，干脆请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老弟”来写序。至少他相信我会认真地读完他的每一首诗，会认真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会拿虚名来欺人。以我的资历，按理是不配为人作序的，不过老李的遭遇却着实让我生出同情——一个业余作者，多年来孜孜不倦于文学创作，在别人都安享退休生活的时候，还执着于这种几无名利可言的爱好，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一颗不甘平庸，期望靠自己的一支笔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崇高”的心灵。可是这样的执着和崇高却不为出版界赏识，也得不到文学界的丁点回响。除了有感于老李的委屈，我更有感于当下文学界的浮华和空虚。在所谓的“名家”、“大师”掀起的一次次传媒炒作热潮之中，在一本本的所谓名家的稀松平淡之作畅销于世的时候，在一个个网络写作或网络文学的神话被炮制出来的时代氛围之中，难道老李这种诚实朴拙的入世之作就没有知音吗？难道从作者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中流淌出的真实心音其价值还不如网上充斥的玄幻、穿越、色情等等纯消费性的文字产品吗？我不相信。

由于上面的这些感想，我就斗胆接受了为这本诗集写序的任务——这其实也不算是序，严格地说这是我作为一个当代文

学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出于个人爱好和想法（或许不无偏执）所作的一次非学术性的点评，其目的也不在于评鉴和判断，而毋宁说只是一种出于道义的鼓与呼：既鼓励千千万万像老李一样的痴情于文学的追求者，又呼吁板结的文学界和批评界给老李这样的业余作家打开一扇门，而这本身也是壮大文学界或拓展文学批评阵地的必然要求。我坚信，一个民族其文学的发展不能仅仅靠那些金字塔尖的精英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的活力恐怕也不在于那些专业作家和市场型作家那儿，而反倒是在于业余作家群体那儿。对如今这种作协、文学院体制主导下的专业作家、签约作家体制和纯粹市场化炒作的“写手”培养体制，我同样不予信任，认为它们要么束缚文学的活力，要么制造文学的泡沫，绝不是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具体到老李的这本《承安诗集》，我并不想以一个专业研究者的眼光和标准来进行评价，这并不是说按专业性的眼光和标准这本诗集就一无是处，而是说，纯艺术的标准或者恪守“诗”的僵化定义并非切入这本诗集的最好角度，因此也难以真正揭示它的价值和不足。因为这本诗集是作者50多年的创作积累和结晶，所以更合理的角度应该是按照历史和时代的轨迹（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来感知和审视它。这本诗集中最早的诗篇写于1957年，最晚的诗则写于2013年，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及诗人的心灵轨迹正是这本诗集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一笔心灵财富。所以，也许诗集中的许多诗算不上好诗，但写这些诗的背景却颇具有知识或文献学方面的价值。诗人在许多诗后面都附注了诗的创作背景，或者解释

了某种用语的典故，将它们与诗的写法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不仅能理解诗人和诗，甚至能够获得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学史料。这些富于时代气息的诗，不仅能够将过来人带回那些青春与激情挥洒过的时代，也能让后来者穿越时代的间隔，在诗歌所营造的特殊氛围中获得一种对于历史的“了解的同情”。

诗集中，《天灾年·战士垦荒记》、《鱼水情深》、《七律·与同事公干阳江》、《调笑令·一九五八年》等就是这种具有历史蕴含的诗。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忆往昔，/是是是，非非非，/五十年经历最宝贵，/酸甜苦辣，/自知其中味。”

（《俳体·老同学聚会吟》）这些诗其实也不只是对诗人自己“宝贵”，对我们读者也同样是宝贵的，一旦我们将它们作为历史事件和时代精神内化于个体的人之心灵的一种史料来看的话，则其精神现象学的价值和历史参照价值就是异常突出的。

整体看，这本诗集以各个时期的颂歌和好人好事的赞叙为多，许多篇章大概近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虽然诗艺上有些简单粗糙，诗人的诗情却无疑是丰盈充沛的，所以即便我们因为时代的隔阂、知识视野的差异和思想意识的分歧而不能苟同于诗人的情感立场或者难以理解诗人的那种带有时代局限性的政治热情和天真，我们也会承认诗人绝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向政治献媚，而是他本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写作个性唱出的热忱与天真之歌。这种“天真”从现代理性或世俗智慧的角度看不免是一种“傻”或“愚”，但从人性或诗性的角度看却恰恰是一种“真”（Naive）与“纯”（simple）。所以，我不认为老李的这些

诗等同于今天已令大多数读者倒了胃口的作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之传声筒的“主旋律”诗歌，因为老李写这些诗是出于天性和本心，是其一惯的思想意识（虽然难免给人“愚”的印象）和创作路数（虽然难免给人以“陈旧”的印象）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有意的投机或临时的应景。我相信他的“真诚”和“非功利”，所以我对他的这类诗有所同情。

当然，这本诗集中还是有不少写得饶有情致以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属于“好诗”的诗篇的。比如《忆江南·家乡情》：“忆江南，故乡是海丰。/‘银瓶山顶人种葱，/种起三百六十丛。’/山下又养蜂。”比如《真情颂》：“岁月染成的银丝，/在她眼里是美丽；/风霜雨露在他脸上刻出的皱纹，/她说是像初恋时见过的小溪。//今天她没有厌恶他乘坐的轮椅，/和那根四脚拐杖的神奇；/半个世纪的爱情如菊花纯洁，/依然是小鸟依依。”又如《跟屁虫》这首讽喻性的散文诗，也是极巧妙和精致的。

“书斋里的写诗人，/想把诗人当；/日夜写呀写了多少篇，/众人一看，/摇摇头：‘白开水做的汤。’”这是老李写于1958年的《战士诗人》一诗的开头几句，如果抽离其具体的写作背景和情感指向，则其中的真理性毋庸置疑。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乃至以后，书斋里的写诗人都没有前途，诗歌的前途还是要着落在生活里的写诗人身上。所以，我热切地鼓励老李这样的业余诗人，并呼唤有更多的老李、老张、老王或小李、小张、小王投身于诗的园地。

自序

我在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湖南省益阳市散文诗杂志社2003年出版的《散文诗》，该刊第11期第45页介绍了广东省东莞市一个80后打工者出身的获奖女诗人郑小琼对诗的理解，她写道：诗歌是纪录片，它不仅记录了这个时代和社会的脉搏、幸福、疼痛，同时也记录了一个人内心隐秘的感悟、向往、追求。郑小琼女士对诗的观点把我这个七十多岁的业余诗歌爱好者震撼得流出了热泪。是啊，世界是年轻人的。

借此，就把她的诗观引为我这本诗集的自序了。

2013年6月3日